

# 深山有乔木 幽兰生暗香

——怀念高文先生

曾广开

先师高文先生驾鹤西游已经十载,高文的姓名,对于今天的社会大众乃至学术界来说,是相当陌生的,年过七旬的学者,或许还有个别人记得这位儒雅学者的名字,但也很少听人提及其学业修为。眼下的学术界,在极其功利的评估体系的制约下,学术已经成为一种职业,一切以白纸黑字的数量多少为衡量学术工作者学术水平的高低与劳动力价格的标准,像高文先生这样的学者,由于生前没有显赫的社会地位,没有大众媒体热情的追捧,更没有学界廉价奉送的国学“大师”的桂冠,因而早已淡出专家学者和学子们的视野。然而,透过高文先生遗留下来的数量不多的学术文章和文艺创作,我们可以看出高文先生是一位极具代表性的传统文人,其学术研究和艺术创作中体现的爱国精神、学业修为和艺术造诣在整个二十世纪都是超群绝伦的,当今如许多的国学“大师”和艺术“大师”,如果面对高文先生这样的学者,不感到汗颜者能有几人?

高文(1908—2000),字石斋,1908年出生于江苏南京的一个世宦家庭,自幼受到传统文化的教育,于经史子集均有涉猎,打下良好的基础。1926年考入金陵大学中文系,跟随一代宗师黄侃先生研习文字、音韵、训诂之学,又随词曲大师吴梅学习词曲创作,随晚清诗人陈三立的入室弟子胡翔冬教授学习诗歌创作,良好的学习和学术氛围,加上名师的指点,青年时期的高文先生以深厚的小学功底和诗歌创作在人才济济的南京城崭露头角。1934年,高文先生又考入金陵大学国学研究班,成为胡小石先生的入室弟子,当时同学有沈祖棻、徐复、肖印唐、章萸荪、游寿等,俱为一时翘楚,尤其是女词人沈祖棻,日后更是享誉儒林,堪比曹大家、蔡文姬与李清照。胡小石先生是李梅庵先生衣钵传人,曾随陈三立学诗,随沈曾植学习帖学和金石文字学,其“学识渊博,于古文字学、声韵、训诂、群经、史籍、诸子百家、佛典、道藏、金石、书画之学,以至辞赋、诗歌、词曲、小说,都有很深的造诣,尤以古文字学、书法、楚辞、中国文学史的研究见长”。<sup>①</sup>高文先生很早就随胡小石先生学习文史与书法,成为胡小石先生的入室弟子后,经过数年苦修,尽得其真传,以文字学、史学、诗学和书法见长,尤精于考据之学。国学研究班毕业后,高文先生留校任教,1942年升任教授兼中文系主任,1947年后因战乱展转至国立西北大学、国立边疆学院任教。1951年调入河南大学中文系,直至2000年11月去世。

自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起,高文先生就致力于汉碑的研究,曾先后在《斯文》半月杂志上发表数十篇有关汉碑的考证与注释文章。传统文人受古代“三不朽”之说的影响,无

<sup>①</sup> 顾浩:《胡小石研究·序言》,《东南文化》,1999年增刊。

论显达还是隐退,都有“立言”的情结,<sup>①</sup>尤其是受乾嘉学派的影响,许多学者穷毕生精力研治一部书,甚至祖孙三代共注一部书,其态度之严禁,足以使其著述藏之名山,传之后世。高文先生精擅考据之学,又是多才多艺的诗人,他是融经学、史学、文学、书法于一身的通才,可谓是博而精专。他选择汉代碑刻来研究,对于今文经学、史学、文学、文字学、音韵学和书法都具有重大意义。“文化大革命”中,高文先生受到冲击,有关汉碑研究的手稿和十余万张研究卡片失落,研究被迫中断。粉碎“四人帮”后,高文先生以发表过的文章为基础,经过近十年的努力,终于完成了《汉碑集释》这部凝聚高先生一生心血的著作。《汉碑集释》于1985年由河南大学出版社出版,1997年修订再版。先师程千帆先生阅过此书后曾对弟子言道,高文先生的小学功底、书法在当今无人能出其右,并将此书列为研究生的必读参考书。千帆先生的称赞,并非同门师兄的偏爱之语,实为知音之赏。<sup>②</sup>

据高文先生《汉碑集释·前言》所述,《汉碑集释》通过对60通汉代碑刻的著录详释,在史学、小学和经学方面均有重大意义。在史学方面,《汉碑集释》或填补史册失载之实、或纠正史籍所载之误,所正诸种谬误包括两《汉书》中的人名、时间、地点、官职等,并通过礼器、乙瑛、史晨的行文格式分析得出历代公文定例形成于汉的确凿定论。如《睢浦东汉簿书残碑》是一个乡镇土地财产登记簿的石刻,上有地主的花名、土地房产、奴婢、牲畜的数目和价格,二十余户中五户有奴婢,说明东汉时期仍有大量奴隶存在。又如《赵宽碑》记载赵充国家世达十代之久,其所载名字、官位,多可补两《汉书》之缺误。在小学方面,汉代刻石作为汉人真迹,其古音古意,假借通转,为历代小学大家所重视,究考文字音韵者无不以此为重要参证。宋有洪适《隶释》《隶续》,清有段玉裁《说文解字注》、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民国时期有王念孙《汉隶拾遗》,均凭深研汉碑而多所创获,《汉碑集释》或正今本《说文》篆文之误,或改传用沿袭久之讹,或考因形近而互讹的文字讹变现象,或求本字本义及假借。另外,汉碑铭文为韵文,保留了汉代古韵,为音韵学研究的第一手宝贵资料。在经学方面,《汉碑集释》通过对祀三公山碑、封龙山颂、白石神君碑三通汉碑资料的分析,发现了今古文经学家的各自别神之语,还探讨出孔彪碑中的“述而不作,彭祖赋诗”保存的今文家遗义。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研究的深入,《汉碑集释》所蕴涵的学术价值将更多地被发现。《汉碑集释》问世二十五载,学人受益之深之广自不待言。

1957年,李嘉言先生(1911—1967)撰文提出《全唐诗》的重编方案,引起海内外学界的广泛关注。李嘉言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害至死,《全唐诗》的重编工作亦被迫中断。1997年,高文先生在河南大学主持《全唐诗》的重编工作,高文先生带领河南大学中文系唐诗研究室的研究人员,围绕《全唐诗》的重编问题,花费了近二十年的时间,有计划地进行一系列的学术准备和研究工作。如高先生主编的《全唐诗诗句索引》(稿本),800余万字,由100多位本科生、20多位教师和研究生,历时数年才得以完成。这部《全唐诗诗句索引》的完成,使得《全唐诗》重编中极为重要的重出误收问题可以尽快得到解决,1985

① 《左传》襄公二十四年:“豹闻之。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

② 先师程千帆有诗《契斋师流寓成都,赁庑旧传为扬子云洗墨池故址,郾衡叔为作图,命题》云:“古文谁则似,斯道有同高。”自注:“石斋亦用奇字教授。”可见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高文先生就以精擅小学称誉海内。程诗见《程千帆全集》卷14,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0页。

年,河南大学唐诗研究室编纂的《全唐诗重篇索引》(河南大学出版社)出版,1996年,河南大学佟培基教授在此基础上又完成了《全唐诗重出误收考》(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全唐诗》的重编工作迈出重要的一步。《全唐诗诗句索引》对《全唐诗》的辑佚及考订工作,有着重要的作用。在主持《全唐诗》重编工作的过程中,高文先生还主编《唐文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版),《全唐诗简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这两部书,充分体现了高文先生精于考据的特点,深受学术界的好评。尤其是《全唐诗简编》,借鉴了《全唐诗》问世后三百余年的研究成果,考据之精审,学界好评如潮,受到国内外唐诗研究者和爱好者的广泛欢迎,被誉为自《全唐诗》成书以来的近三百年间最具规模和识见的大型唐诗选本,为近年唐诗研究方面不可多遇的重要收获。南京大学莫砺锋教授认为“此书定将取代《唐诗品汇》而风行百世”,表达了学界对此书的评价和期待。1993年,国家教委古籍组将新编《全唐五代诗》列为国家八五重点科研项目,《全唐五代诗》编委会鉴于高文先生对唐诗研究的贡献,特聘请德高望重的程千帆先生和高文先生二人担任学术顾问,指导《全唐五代诗》的编纂工作。遗憾的是《全唐五代诗》的重编工作量浩大,先师程千帆先生和高文先生先后谢世,未能看到《全唐五代诗》完成出版。

粉碎“四人帮”后,全国高校恢复招生,高文先生也恢复了工作,面对学术界人才凋零的现实,高文先生特别注意对后学的培养与提携。在长期的教学科研工作中,高文先生曾发表有关王安石研究的系列文章,出版过《王安石选集》,他和高启明合作的《新编王安石年谱》(载《河南大学学报》1992年第5期),钩稽史籍,多有发现。1988年,高文先生与学生王留纯合作出版《高适岑参选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经过补充修改,河南大学出版社再版;1995年,高文先生与学生曾广开合作出版《禅诗鉴赏辞典》(河南人民出版社);1996年,高文先生与弟子曲光合作出版《柳宗元选集》(上海古籍出版社)。这些著作,都受到学界的好评。特别是高文先生与现代泛川派女琴师、河南大学教授丁纪园合作的《白石道人歌曲译谱新注》(稿本),填补了当今词律研究的空白。词曲大师吴梅教授弟子,非常注重词曲制作和粉墨演出,与今人之单纯理论研究颇有异同,当今词学界研究者虽多为吴梅大师门下再传弟子及门徒,虽说人才济济,但通晓古代曲律者能有几人?于古代曲律茫然无知,而滔滔不绝地讨论词曲的艺术,果真能探骊得珠否?

早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高文先生就是蜚声海内的诗人,今人刘梦芙《“五四”以来词坛点将录》云:

地伏星金眼彪施恩 高文(1908—)

石斋毕业于南京金陵大学,亦从吴梅受业。任河南大学中文系教授,已退休。四十年代初违难西蜀,与庞石帚、沈祖棻、程千帆、刘君惠、白敦仁、陈孝章、萧印唐诸家共作《霜花腴》、《高阳台》词,歌哭山河,与少陵诗异曲同工,堪为词史。

由于“文化大革命”中高文先生所藏资料被抄,其诗词作品大多散佚。特别是上世纪五十年代以后,政治运动不断,高文先生因在国统区担任金陵大学中文系主任,又是风雅一时的墨客骚人,自然是劫数难逃,吃尽了苦头。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文字狱的严酷那真是史无前例。面对如此的现实,几十年来,高文先生选择了沉默,他不仅没有收集、保存自己从前的诗稿,而是十分谨慎小心,深居简出,不与外人交接,平日除了读书写字外,不再吟诗填词,以免被运动积极分子从鸡旦里挑出骨头,给自己和友人带来灾难。高先生这种心境,沈祖棻先生有诗云:“高生投老绝交游,抛尽诗筒与酒筹。蜀山吴水懒回首,吹

台独上古中州。”程千帆师亦感慨说：“石斋久客夷门，频年闭关，罕接人事，盖其慎也。”<sup>①</sup>高文先生为躲避文字之祸，十分的谨慎小心，使得我们今天很难读到高文先生的诗词作品。但是，由于高文先生所交游俱为当世名家，笔者从高文先生友人的诗文中检出高文先生的诗词二十余首，管中窥豹，可以了解高文先生诗词创作的大略。

诚如刘梦芙所言，高文先生最为人称道的抗日战争期间在成都与友人庞石帚、沈祖棻、程千帆、刘君惠、白敦仁、陈孝章、萧印唐诸家感伤时事的作品。南京沦陷后，金陵大学迁往成都，面对着山河破碎的景况，高文先生与一起流落到四川的朋友沈祖棻、程千帆、吴白等人，通过记述自己的所见所闻，一方面表现日寇侵略下大后方民众的艰辛与痛苦，另一方面批评国民党当局的腐败无能、消极抗战，其慷慨悲壮者有之，婉而多讽者亦有之，其关爱百姓痛苦、感念国家兴亡，与杜甫“诗史”的精神一脉相承，充分表现出一个正直的知识分子的爱国精神与道德情操。

其《西征记行四首》（选二）曰：

姊归

石已半为土，山犹不肯平。清江开断壁，万壑寄孤城。

遭世今尤烈，扬灵余上征。翻盆喧夜雨，吊梦短灯檠。

万县

斜阳作血色，故故上征衣。坐久泪痕满，年深弹片稀。

记创残壁在，漏瓦破云飞。太白崖前树，怜君无是非。

程千帆师曾说：“石斋诗功极深，五言尤嘎嘎独造。”<sup>②</sup>这两首诗，是作者逃难到四川，途经姊归、万县时所做，诗中描绘巴蜀险峻的山势，与断壁、孤城、夜雨、吊梦、泪痕、弹片、记创残壁、漏瓦破云等令人伤感的景物构成孤峭、凄冷的意境，表现出战争给民众带来的巨大伤痛，“遭世今尤烈”，我们似乎又听到杜甫在安史之乱中的哭诉与呻吟。

下面这首《念奴娇·哀重庆》更是字字血、声声泪，哀悼在日寇大轰炸中死难的重庆人民，痛斥日本侵略者的暴行远过于秦白起坑杀四十万赵卒，日寇对华夏文明的摧残远过于秦始皇的焚书坑儒。

青磷如炬，散乃聚，风定山城飞跃。夜气苍茫浮大壑，一片干声嘶铁。后土无情，皇天不吊，泪尽肝肠热。沉沉幽隧，万人谁料同穴？

不数秦政儒坑，武安杀谷，未是昆池劫。依旧酒旗歌板地，冷照中天明月。故鬼烦冤，新鬼哀怨，啼鸟长啼血。千龄万代，江流还共鸣咽。

词中“后土无情，皇天不吊”之呼天抢地，“故鬼烦冤，新鬼哀怨”之悲愤倾诉，其哀怨的情调与入声韵的低回急促有机地融合为一，感人至深。

1942年，高文先生在金陵大学升为教授、中文系主任，他聘请自己的同门挚友沈祖棻、程千帆夫妻来校任教。八月，千帆师和沈先生来到成都，一时间，成都聚集了一批当时最优秀的青年学者，大家聚在一起，议论时政，感伤国事。沈祖棻先生《高阳台》词序云：

<sup>①</sup> 沈祖棻：《锦城怀旧，寄诸故人》（六首之五），见《沈祖棻诗词集·涉江诗稿卷四》，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317页。

<sup>②</sup> 见《沈祖棻诗词集·涉江诗稿》卷2《岁暮怀人并序》笺注，第277页。

“岁暮枕江楼酒集，座间高石斋狂谈，君惠痛哭，日中聚饮，至昏始散。余近值流离，饱经忧患，转类冥顽，既感二君悲喜不能自己之情，因成此阕。”<sup>①</sup>这一年农历九月九日，高文先生在成都与友人庞石帚、沈祖棻、程千帆、刘君惠、白敦仁、陈孝章、萧印唐等相聚，限调填词，八位才子型的学者，可谓是“洒潘江，各倾陆海云尔”<sup>②</sup>，谱写出一段现代文学史上的佳话。可惜的是，研治现代文学史的专家学者，只把小说、新诗当作文学，对旧体诗词，尤其是国统区的旧体诗词创作，或视而不见，或茫然无知，岂不痛哉？当时庞石帚先生才思敏捷，早著先鞭。其《霜花腴·壬午九日》词云：

泪边荐菊，有古人，当年不尽苍凉。轻命危栏，忘怀村酒，凭浇芒角枯肠。草堂径荒，锁点兵、占断秋场。漫消魂、旧赏林亭，喜无风雨冶游忙。

砧杵万家愁处，又空滩战舰，暗老啼螿。欹帽伤高，卷帘吟瘦，相逢南雁成行。怨谣自长，照翠尊、终恋残阳。渺青山、鹤没天低，几人悲故乡

沈祖棻先生词云：

角声乍歇，压乱峰、高楼乍理吟觞。愁到囊萸，泪飘丛菊，登临万感殊乡。旧游断肠，更有谁，杯酒能狂？正消凝、满目山河，忍教风雨做重阳。

凄断十年心事，纵尘笺强拂，梦与秋凉。吴苑烟空，秦淮波老，江流不送归航。归雁渺茫，叹客程、空换流光。扬茶烟、鬓影萧疏，自羞簪晚香。

高文先生词云：

共怜九日，送醉余，登临且胜闲眠。萍末风来，曲池波乱，愁听碎玉潺湲。雨莎露兰，系旧情、故国霜前。想台城、净压明湖，柳衰荷尽白鸥闲。

余自旅怀多感，况黄花对酒，酒照花钿。零雨关秋，清砧催晚，轻阴惯做轻寒。有人倚栏，鬓影疏、凄梦如烟。但红迷、泪眼千烽，暮笳山外山。

庞词悲歌慷慨，颇有稼轩遗风；沈词祖述清真、梦窗，陶冶晏欧，实可与易安居士分庭抗礼；而高文先生之作，显见有白石道人清空之气。千帆师等人之作，亦是上乘佳构。<sup>③</sup>更为可贵的是，高文先生等人，不是“为赋新诗强说愁”，而是将自己的客愁别恨，与现实中的家国兴亡交织在一起，其喟叹的是“千烽”、“暮笳”，其思念的是和平安定的“故国”。高文先生这种忧国忧民的情怀，在《金缕曲·送吴白甸》一词中表现得更为显豁。其词云：

奔走空皮骨。记年时，归军星散，惊艘风掣。信美江山非吾土，虎踞龙盘虚设。望中隐，蓬莱宫阙。小驻汉皋逢旧侣，指蚕丛，同上西征辙。四载事，堪重说。

客里送客魂先咽。酒边人，相看非故，惊呼肠热。珍重今宵须尽醉，共此天涯明月。最可恨，金瓯仍缺。万国兵戈神州泪，洒沧江，更作无家别。江上竹，一时裂。

词的上阕回忆抗日战争爆发后，自己与吴白甸先生等逃出南京，远赴四川避难的经过，感叹“信美江山非吾土”，正有新亭悲泣，戮力王室，克服神州之期盼。下阕言“客里送客”，“最可恨，金瓯仍缺”，而杜甫所言“无家别”又重现今日，刘梦芙先生称高文先生抗战期间的诗词，“歌哭山河，与少陵诗异曲同工，堪为词史”，是深得诗人三昧的。

高文先生不仅是位才思横溢的诗人，也是一位忠厚笃诚的长者，其存世作品中，有许

① 沈祖棻：《沈祖棻诗词集·涉江词丙稿》，第117页。

② 王勃：《秋日登洪府滕王阁饯别序》。

③ 详见《沈祖棻诗词集·涉江词丙稿》“霜花腴”词及笺注，第115—117页。

多师友唱和之作。今以高文先生与沈祖棻先生唱和之篇什为例,亦可想见其风范。据笔者所知,高文先生与同门程千帆、沈祖棻夫妻情谊厚重,笔者当年负笈程门时,因家居汴梁,常往返于南京、开封之间,充当高、程二师以及孙望先生之信使,传递诗简词筒。诸位前辈间情意之厚重,实为后学之楷模。

高文先生和沈祖棻先生是金陵大学国学研究班的同学,又同为胡小石先生门人,和程千帆师也是金陵大学的先后同学。高文先生家住南京七里洲,筑有深柳读书堂,同门沈祖棻、徐复、肖印唐、章蕙荪、游寿等时常在一起论艺衡文,诗酒唱和。沈祖棻先生《涉江词》和《涉江诗稿》中多有与高文先生唱和之作,如《沈祖棻诗词集·涉江词甲稿》有《绿意·次高石斋韵》一首,可惜高文先生原作已经遗失。又《沈祖棻诗词集·涉江词乙稿》有《踏莎行·寄石斋、印唐成都,二君皆金陵旧侣》词云:

白袷衫轻,青螺眉妩,相逢年少承平侣。惊人诗句语谁工,当筵酒盏狂争赌。

花影楼台,灯痕帘户,湖山旧是经游处。过江愁客几时归?神京回首迷烟雾。

这首词作于1942年,上阕回忆同门少年诗酒豪情的往事,下阕喟叹国家残破、客居异乡的哀怨。程千帆师与沈祖棻先生在成都金陵大学工作三年,抗战胜利后,千帆师不愿继续留在四川,接受武汉大学刘永济先生的邀请,到武汉大学任教。临行时,高文先生赋诗十九首为程千帆师送行,其诗情文并至,其书法刚健峭拔,深得胡小石论书之精髓,时人多有胜兰之誉。这19首诗的书稿现珍藏在南京大学博物馆,可以说为高文先生早期书法的得意之作。

解放以后,先是高文先生蛰居汴梁,与友人逐渐疏远以免他人受自己牵连,后来是程千帆师在反右运动中落马而被迫不再“串联”。1973年年终至1974年九月,年老多病的沈祖棻先生可能是预感到自己来日无多,写下42首怀念友人的诗作,其《岁暮怀人·序》云:“癸丑玄冬,闲居属疾。慨交亲之零落,感时序之迁流。偶傍孤檠,聊成小律。续有赋咏,随而录之。嗟乎!九原不作,论心已绝于晋升。千里非遥,执手方期于来日。远书宜达,天末常吟。逝者何堪,秋坟咽唱。忘其鄙倍,抒我离衷云尔。甲寅九月。”<sup>①</sup>这一组诗,不仅是对四十多位学者的相思存问,而是真切地反映那个特定历史时期知识分子的景况与心态,面对现今个别人美化“文化大革命”的言行,重读这些用血泪凝聚的诗篇,可以让后人认识那个使中华民族陷入巨大灾难的时代,也可以看出这些美化那个血腥时代的人是无知或别有用心。沈祖棻先生寄赠高文先生的诗曰:

早筑诗城号受降,长怀深柳读书堂。夷门老做抛家客,七里洲头草树荒。

千帆师笺曰:“石斋诗功极深,五言尤嘎嘎独造。故居在长江七里洲,尝构深柳读书堂于此地。”<sup>②</sup>高文先生收到沈祖棻先生诗作,再也无法抑止自己被长期压抑的情感,他一气呵成八首绝句,寄赠沈祖棻先生,沈先生阅后,赋《石斋寄诗见怀,兼约游梁,依韵奉和》8首,程千帆师激赏高文先生的诗作“风调高妙”。<sup>③</sup>高文先生平生最喜爱王安石的诗歌,其创作也是从学习宋诗入手,早年精擅五律,到了晚年,心境平和,尤喜爱王安石晚年的绝句,创作也渐以绝句为多,洗尽铅华,含蓄蕴藉,妙处不减唐人。为了方便解读,这里将两

① 沈祖棻:《沈祖棻诗词集·涉江诗稿》卷2,第277页。

② 见《沈祖棻诗词集·涉江诗稿》卷2,第281页。

③ 见《沈祖棻诗词集·涉江诗稿》卷3《石斋寄诗见怀,兼约游梁,依韵奉和》笺注,第298页。

人诗作并列做一解析。

(高) 新交未结旧交疏,二十余年感索居。多谢故人相问讯,几番重读寄来书。

(沈) 旧侣金陵迹未疏,梁园楚泽独离居。忍传风疾惊朋辈,喜展云笺认手书。

高诗第一首写赋诗缘起经过,“新交未结旧交疏,二十余年感索居。”看似平易,实际蕴涵无数的辛酸。高文先生虽为一文弱书生,在友朋眼中却是豪气干云、议论肆出的才子,然而,现实的政治高压使他在四十出头就学会了沉默,这一沉默就是二十余年“罕接人事”,自我疏远,在老一辈学者看来,这种类似自我放逐的疏远,虽似消极,却是极大的智慧,使高文先生躲过更大的灾难。劫后余生,收到故人问讯,“几番重读”,可以想见其欢欣之情。整首诗平实道来,情真意切,如同当面倾诉。沈祖棻先生的唱和亦围绕“索居”遣词造句,沈先生本来性格豪爽,锦心绣口,人到处四座生辉,友朋极多,当程千帆师戴上“右派”的高帽以后,她和蛰居“梁园”的高先生一样,感受到“楚泽”“离居”的孤独,周围是漠然的人群,当灾难降临时,她是那样的孤独无助。因此,她特别怀念少时的朋友,他们在艰难岁月中结成的友谊,在那个斯文扫地、以邻为壑的年代里显得是那么珍贵,她担心高文先生因中风而有不测,当她看到高先生那已臻化境的“手书”,自然心头涌起“见字如面”的感觉,快慰之情溢出笔端。

(高) 风貌依稀似昔年,肌肤冰雪藐姑仙。闲愁万斛防肠断,为诵南华第一篇。

(沈) 裾履翩翩忆往年,输君酒圣与诗仙。比来旧好多新咏,更待佳章有续篇。

高诗第二首抒写自己阅读沈祖棻先生《岁暮怀人并序》<sup>42</sup>首的感受,沈祖棻先生所怀念诸友,均为当日学界名流,易代以来无不蒙冤受屈,甚至在“文化大革命”中死于非命,因而其《岁暮怀人》<sup>42</sup>首交织着哀怨与惺惺相惜之情,细细读来,如泣如诉。高文先生因而从怀旧写起,借《庄子·逍遥游》中的文字称赞沈祖棻先生冰雪聪明,遗世独立。三、四句笔锋一转,劝慰沈祖棻先生以《庄子·逍遥游》来化解心中的“闲愁万斛”,换言之,也是无有可以消愁处,只好以不了了之。沈祖棻先生的唱和也是投桃报李,先称说高文先生诗酒豪情,然后以期盼高文先生再有佳作问世。

(高) 可能才堪命相妨,漫写新诗引恨长。今夜幽人应不寐,武昌城外月如霜。

(沈) 胜游常与病相妨,极目中州道路长。莫怪豪情非昔日,镜前青鬓已成霜。

高诗第三首高度概括沈祖棻先生的创作生活,字里行间透露着对沈先生一生坎坷命运的同情,吴白匋先生在沈祖棻先生去世后曾说:“昊天常以百凶成就一词人,昔在来世待易安居士酷,而在今待子苾兄(沈祖棻,字子苾——笔者)更酷矣。”高文先生指出,正是沈先生所经历的劫难远过于李清照,才使得她的作品中聚积了那么多的哀怨愁思,“今夜幽人应不寐,武昌城外月如霜。”凄清的景致,幽独的词人,写景如画,情思深婉。沈祖棻先生的唱和紧接高先生的关怀写起,会心处彼此心领神会。“极目中州道路长”,表达出对友人的关心。三、四两句,字面上说自己因“青鬓已成霜”才“豪情非昔日”,表面只写自己的体弱多病,其伤心人别有怀抱,只可说与会者知。

(高) 韵比寒梅尤绝俗,词怜漱玉最超群。衰年何以慰幽独,欲折榴花寄似君。

(沈) 天末冥鸿成远举,霞边孤鹜怅离群。廿年休道无音训,旧卷重开每忆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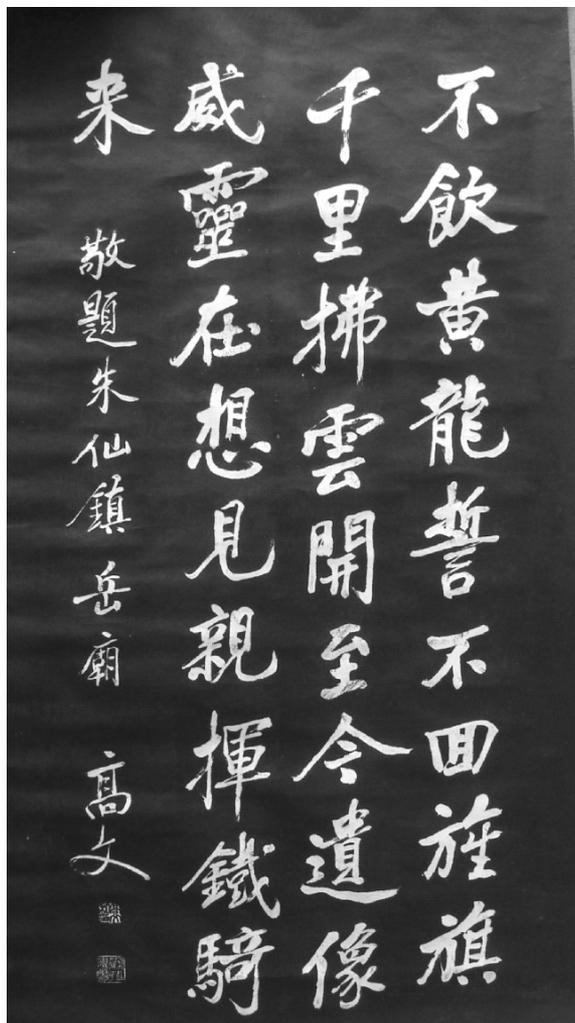
高诗第四首由理解而转入关怀,开头两句是对沈祖棻先生的高度赞誉。自汪东先生点评《涉江词》后,学界同仁无不视沈祖棻先生为当代李清照,今《沈祖棻诗词集》在,必能传至百代而无疑也。而这两句对仗之工稳,词语之雅致,与全诗的格调相得益彰。三、四

两句,诗人笔锋一转,表达相慰之情,“榴花”之寄,唐人多用之。除表达友情外,亦有宽解之意。沈祖棻先生的唱和也从关怀写起,用远去的鸿雁、离群的孤鹭做比喻,形容高文先生的蛰居梁园,相惜之情尽含其中。第三句表面上有自我解脱之意,实际是巧妙运用反跌手法,为下句“旧卷重开每忆君”做陪衬,知己朋友在现今社会,竟然二十余年音训全无,其语意之沉痛,非亲身经历过那个特殊的时期不能体会。

(高)我所思兮隔远岑,丹崖翠壁入云深。梦中纵识东湖路,烟树冥迷何处寻?

(沈)望中远水接遥岑,别恨应同岁月深。却喜东湖曾识路,情亲犹见梦想寻。

高诗第五首由关怀而抒写相思之情,委婉蕴藉,实不减唐人高处。全首虚实相间,前两句实写,却又实中有虚,并非眼前实景,“丹崖翠壁入云深”,既是道路之长,也是诗人的相思之长。后两句虚写,但又虚中有实,虽说写梦中相寻,“烟树冥迷”却是武昌东湖自然风光。诗中情境交融,韵味深长。沈祖棻先生的唱和也紧扣相思立意,抒写多年来对友人的相思。



(高)山无良岳犹馀石,池凿龙亭尚有潭。千顷稻花万株柳,中原风物似江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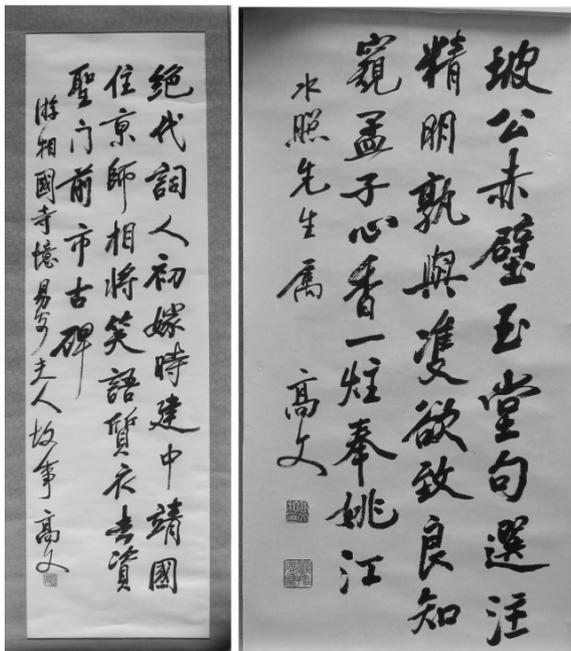
(沈)攀条泫涕十园柳,沿岸踏歌千尺潭。何日相期同命驾,回乡访旧到江南。

高诗第六首概述当日开封景色,实际上就是沈祖棻先生诗题中所说“兼约游梁”之意。今开封古城,早已不是当初北宋京师之旧城。遥想当年,宋徽宗从江南运花岗石到汴京建造万寿山,如今只有城北假山尚存余石,龙亭前面,潘杨二湖,波光粼粼,见证着人世的兴衰。高文先生在开封居住了二十多年,早已经把这里当做自己的家乡,他希望沈祖棻先生前来游赏,期盼相会梁园。沈祖棻先生离开南京到武汉大学工作后,深感环境险恶,她十分眷恋自己的故乡,时常思念故乡江南的秀丽的风光和诚挚的友人,因而她与高文先生相约,希望有机会一起回到江南寻访旧友,再诉衷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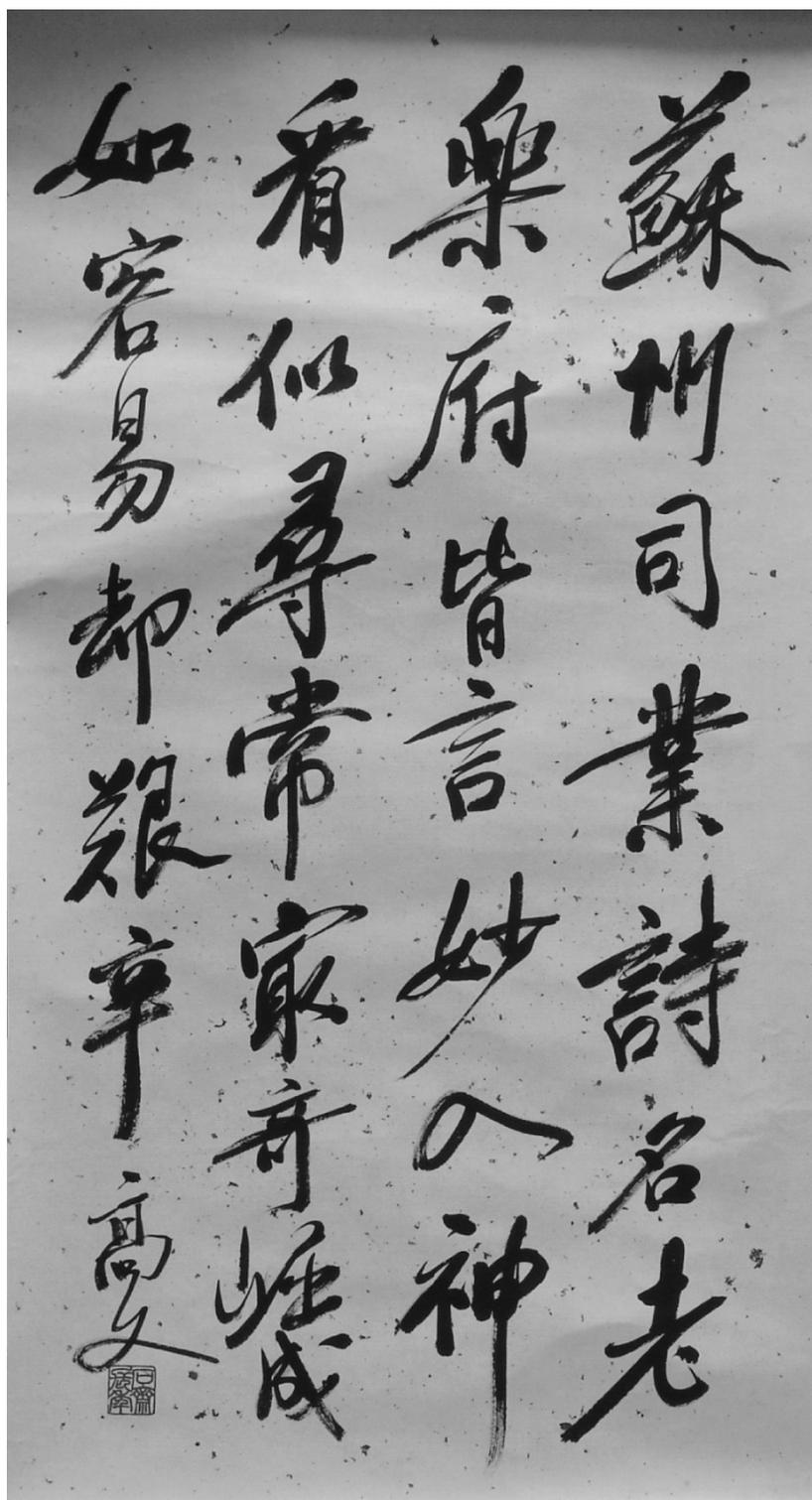
(高)铁塔南边是我家,一楼高矗静无哗。睡馀不畏人间暑,饱吃梁园五色瓜。

(沈)破屋三椽便是家,得邻山水远纷哗。多时愿做青门隐,只愧无能学种瓜。

高诗第七首概述自己目前的景况,诗人化用秦东陵侯邵平隐居长安青门附近种瓜的典故,含蓄转告沈祖棻先生,在动荡不安的“文化大革命”,自己已经躲过了劫难,如今闭门高卧,不管窗外是与非。得知友人的近况,沈祖棻先生感慨万千,她想起了自己的家,程千帆师戴上“右派”的帽子后,被赶到沙洋农场改造,沈祖棻先生就和千帆师的继母、妹妹和女儿被迫搬进东湖边上一个司机住过的破屋,这是一个旧车库,隔成前后两间,屋里“阴暗潮湿,房中的水泥地面终年有三分之二是湿漉漉的。室内苍蝇成阵,老鼠成群,还有各种蠹虫出没。最可怕的是下雨,上漏下漫,桌椅家具都泡在水中,人只能躲在小船似的床上。”当时的沈祖棻先生,“以非罪人的身份,过着罪人般的生活。”<sup>①</sup>尽管她住在荒僻的湖畔,远离喧哗,但政治环境的险恶、物质生活的窘迫,使她不由地感叹,何时自己也能有机会隐居青门,过几天安闲的生活呢?



① 章子仲:《北斗七星》,美国溪流出版社2004年版,第109—110页。



(高)虎斗龙争未肯降,短兵相接阵堂堂。故人欲问今何似,老去诗城荒更荒。

(沈)不恨神方病未降,最伤日月去堂堂。当年师友空相许,到老无成旧业荒。

高诗第八首根据沈祖棻先生《岁暮怀人》诗意,先回忆往昔少年同学斗诗唱和的情景,然后感叹岁月流逝,老去蹉跎,尽管自己在这个不幸的时代能够保全,但“老去诗城荒更荒”,又何尝不让人感叹文人不遇,古今皆然。沈祖棻先生的唱和亦因此再赋感伤,年老多病,日月如轮,特别是担心因文字得罪,制作日稀,恐有负师友厚望。诗人虽是自谦,但的确反映了那个时代扼杀思想和艺术创作的现实。读高、沈唱和之作,不由让人想起韩愈在《柳子厚墓志铭》中的感叹:“然子厚斥不久,穷不极,虽有出于人,其文学辞章,必不能自力以致必传于后如今,无疑也。虽使子厚得所愿,为将相于一时,以彼易此,孰得孰失,必有能辩之者。”

粉碎“四人帮”后,国家走上正途,高文先生又重新得到人们的敬重,求诗求字问学,络绎不绝。高文先生因此也有些应景之作,如《题木兰祠二首》:

朝辞暮宿黄河北,跃马弯弓黑水南。代父从军逾十载,谁谓女子不如男。

荣勋十二出群材,齿剑如归气壮哉。营廓年年春草绿,弓人箫鼓上香来。

又如《敬题朱仙镇岳庙》诗云:

不饮黄龙誓不回,旌旗千里拂云开。至今遗像威灵在,想见亲挥铁骑来。

尽管是应景诗,但立意高远,辞语工整,显见其功力的深厚,特别是其书法已至炉火纯青的高妙境地,与祀庙肃穆古雅的建筑互相映衬,亦显得高古不凡。

高文先生的书法可谓胡小石先生的衣钵传人,60岁前,遵从胡小石先生论书要义,注重碑学,刚健遒放,到了晚年,心境渐趋平和,风格也转入冲和,遒丽之中又有妩媚,因高文先生淡漠功名利禄,书法作品多题赠学界同仁,满卷书香,可以想见其儒雅风采。因篇幅所限,这里仅录数幅,以飨读者。关于高文先生的书法成就笔者将和孙鹤女史另撰文评述。

如《游相国寺忆易安夫人故事》诗云:“绝代词人初嫁时,建中靖国住京师。相将笑语质衣去,资圣门前市古碑。”又如题赠复旦大学王水照先生诗云:“坡公赤壁玉堂句,选注精明孰与双?欲致良知窥孟子,心香一炷奉姚江。”

当然,高文先生的书法,也有许多是抄录前人的诗作,如抄录杨万里《上巳三首》(之二)“正是春光最盛时,桃花枝映李花枝。秋千日暮人归尽,还有春风弄彩旗。”遒丽典雅,妩媚动人。

(作者通讯地址:曾广开 北京 北京语言大学人文学院 100083)

(责任编辑 晓 宁)